



陕西书院

关学



GUANXUE YU SHANXI SHUYUAN

史飞翔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扶持项目

GUANXUE YU SHANXI SHUYAN

关学与陕西书院

史飞翔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学与陕西书院/史飞翔著.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12-4791-4

I. ①关… II. ①史… III. ①关学—研究②书院—教育史—研究—
陕西省 IV. ①B244.45②G649.29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813 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 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www.nwpup.com

印刷者:兴平市博闻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7 mm×960 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22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书院乃百年基业（代序）

刘梦溪

2014年10月24日晚，太一书院创始人、执行院长史飞翔在西安古都新世界大酒店拜访了应邀来陕讲学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史飞翔向刘梦溪先生详细汇报了太一书院的办院宗旨、理念、目前开展的工作，以及下一步的远景设想等。刘梦溪先生认真听取了汇报，对太一书院的办院理念等表示肯定。他说：“你们办太一书院，主打关学和张载的路子是对的。因为，张载的学说是鸿蒙正学，他直接继续的是孟子的学说。书院乃百年基业，你们应该秉承张载的‘横渠四句’，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继承关学精髓为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刘梦溪先生还就太一书院的建筑风格、布局等给予了详细的指导，为书院亲绘了一幅理想蓝图。以下是这次谈话的录音整理。

我经常讲文化有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指社会的主流，小传统指什么呢？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包括民间的学术、办学都属于小传统的范畴。中国古代小传统非常发达，从改革开放开始，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也是从小传统开始的。起先从安徽农村的农业改革开始，它是社会的最底层。还有一个就是江浙和广东一带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般开始在浙江，还有长三角，就是经济的起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基本上是从小传统开始的。过去数十年来，百年以来，中国小传统的破坏比较严重，因

为破除迷信，还有一个10年的“文革”动乱，小传统毁掉得难以想象。现在的人们开始有一种有意识的自觉，我们做事有的是自觉，还有的是不自觉，使小传统在重构，我们注意到民间的这个信仰在恢复，它也不是说一个系统的设想，但它就需要这个东西。有一些信仰的东西，包括寺庙啊，包括山里那些人文遗迹啊，都在重建起来，人们有这种需要，人们精神需要找一个寄托。

说到书院，古代的教育基本上是书院制。还有一个官学，也有国立学校，国立学校属于官学，那个也很发达。书院从唐宋以后开始发达起来，基本是古代学术的重心所在。大的书院都是大学者办的，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办的，横渠书院是张载办的，还有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那是陆九渊办的。但是，这个古代的书院盛一段，衰一段。

为什么会衰呢？官方也怕书院太发达了，形成跟传统主流不一致的情形。其实，朱熹跟皇帝也是有很多冲突的，他也得不到信任，他的理想在当时也没有真正地实现，但是，成就的是大的学者。在明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书院有时候盛一段，衰一段。我写过一篇关于白鹿洞书院的文章。这数十年，特别是近15年，书院才开始兴起来，原因和背景是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教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从道理上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在民国以后采取的是西方教育体系。西方教育体系的特点，它主要是知识教育，它遗落了一大块，遗落了传道的内容。传什么道？实际上是传中国学术思想、中国文化的那种精神的宗旨，而这些精神在我看来价值是不变的，对现代人是完全起作用的。

我最近研究探讨的一些问题是关于传统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我在中宣部讲过一次。今年夏天，国务院也请我讲过一次，讲的就是这些。这些问题的兴起，有比较好的条件，习总书记最近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太多了。那是非常坚决的，他非常坚决，甚至连小学教科书要删除一部分古诗词，他都直截了当地讲。最新的讲话是他在国际儒学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5000字，系统地讲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主要讲价值，讲道德。

习总书记喜欢读书。最近，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有一个文艺座谈会。文艺座谈会的前一天他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还讲，中国传统

文化，几千年的文明，我请大家给予尊重和研讨。他主政时间并不久，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不会改变的。实际上，国家也必须这样。

我研究问题是讲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是对现在知识教育为主做一个价值的补充。我们的价值从哪里来？价值就是信仰！我们的精神信仰从哪里来？我们的价值理念从哪里来？当然是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六经”，在它的最高的经典里边，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传授，靠今天的大中小学是不可能的，书院反而有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求其大，从小做起，一点一点地做起，积累自己，相信会有人走这条路。注意，不要以为书院会成为社会主流，因为它解决不了学位的问题。

现代教育是学位的体制，它是现代教育体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非常好的，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有前途。要是10年以前飞翔跟我谈这个，我可能泼冷水的。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跟你一样，甚至做一些商业。有时候也找我来说如何如何，我就说，你不要搞我们这一套，搞我们这一套，你赔钱，你赚不到钱。到现在来讲是不是能赚到钱，也不见得。一开始必须有一个想法啊，不是赚钱，这个投入取决于你的经济实力，在不影响你的根本经济状况下，那就可以做，不能影响你的根本。但是话说回来，你要真正做好了，教育它也是一种投资，它也需要回报。所以说，你要是做好了，向学生可以收适当的费用，但不能用这个赚大钱。要是完全把这个当作赚钱的方法，你就做不成功了。

但是一开始得准备拿出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讲，无所谓失败了，拿出那部分一定要脑袋清楚，不影响自己。像比尔·盖茨他们做的社会捐献，潘石屹给哈佛捐的奖学金，有人批评他，但他还是给中国贫穷学生捐款，他的想法也是一点儿都没有错的。那么，你要设立这么一个书院的话，可以办一个刊物，慢慢地做好了，还可以出一点儿文丛，一年出个5本、10本的，但是要做好。我跟飞翔见面不多，就上次去终南学社讲过一次课，我认识了他，我就记住了这个人，后来看他的文章，我就觉得他的学问很入味的。

你们很年轻，有发展前途，遇到好朋友一起来做，也是蛮有趣的事情。它是一个文化活动，是一个文化的投资，是一个文化的建设，对个体生命来讲，这是个有趣的活动。

这方面内地做成功的还不多，香港有做成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霍韬晦，他是唐君毅的弟子，年龄也许比我小一岁。最近，我还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在香港办的，一开始叫法住文化书院，后来又变了，后来他把中医拉进去了，所以越做越大，实际上他赚钱了。他请了内地的一些老的中医，给他们的回报还不错，但在香港那边收益是很大的。这个书院是一个综合体，不简单地是讲经学，讲小学，也还有中医。办书院有一条——不要骗人，一点一滴都不能够有歪的东西。实事求是，书院是百年之业。我觉得，在今天的背景下可行，从小做起，不贪大。一定要做一件、成一件，做一步、成一步，效果自己能看得到。

（史飞翔插话：我看80年代汤一介老师他们搞的一个中国文化书院，那个情况怎么样？）

那是个虚体，80年代有一个文化热，在文化热的时候，这个书院主要就是推动一些当时的文化开展。传统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西学，当初有一批大学者，梁漱溟在里边，冯友兰也在里边，季羨林先生也在，国内一些最重要的学者，书院都聘为导师，我也是书院的导师，因为汤先生是我很好的朋友。但它是虚体，也做了很多事情，一些会议，它有一种通讯式的讲学，有些通讯式的学员，不集中来上课。它还出版了些书，但是它没有刊物。

（史飞翔插话：现在我心里边有个疑问，因为我现在这个格局不够，因为毕竟陕西这个地方对整个国内的学术界不是很了解。刚才您讲了书院是百年之业，我现在就有个疑问，心里还稍微有点儿不踏实，我现在这个太一书院主打张载，复兴关学，能不能靠得住？您学问好，站得很高，您评价一下张载在中国这个理学史上的地位，我今天书院打张载这个牌，您觉得这个前景如何？）

这个是不得了的！你看过我写张载的文章吗？横渠四句。张载的思想不得了的！张载他这个渊源直接承系的是孟子，他主要的思想理念是从孟子这来的。有些语言他也用的是孟子的语言。所以你注意到唐代的韩愈，他有篇文章叫《原道》，他说，自从孟子以后，道就断了。他说，我讲的道既不是佛家之道，也不是道教之道，而是孔孟儒家之道，他就明确这么讲。因为毕竟正宗的中国学术思想，“六经”和儒家思想是弘文正学，因

为它给你是正义的，善意的理。而佛教它的核心是慈悲理念，它的法相庄严，和儒家最高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儒佛之间的汇通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当然儒、释、道三家实际上在南北朝以后，慢慢地已经三家合一了，到唐就慢慢变成一个事实了。所以国家以及重要的人物，一些典礼仪式都是请的儒、释、道三家。因此，儒家思想和佛家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们都可以想想这个思路。书院也可以不拘一格，也可以创新。主打张载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在宋代有极高的地位。张载的《正蒙》《西铭》里边特别讲到“育英才”，这是中国的教育思想。“二程”（程颢、程颐）对张载都非常尊崇，但是，“二程”研究的主要是易经，张载自己认为“二程”研究易经高于自己，所以主动撤座。朱熹对张载也非常尊崇，他处处引张载。张载的地位一点儿没有问题，而且他是关学的代表。在关中来讲，张载是第一人。讲中国文化会讲到人物。中国文化重视人物，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你注意到《世说新语》讲的就是人物，还有刘劭的《人物志》也是讲人物，但是并不是哪个地区都可以用人物称。比如说，“北京人物”，那不是个话。“上海人物”甚至“广东人物”也不成立。“河南人物”也不行，“山东人物”也不行，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有两个地方成立：浙江人物和关中人物，自古以来能连起来。关中人物就学者来讲，张载是代表。就一般的人物来讲，关中人很有特点，关中学术很有特点，关中的男性也是很有特点的。

（史飞翔插话：我发现一个现象。一般人认为到清末刘古愚这个时候，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就终结了。但实际上我发现它还有一个余脉，比如说，关学对于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吴宓等人的影响。）

是的，所以说你们办这个太一书院，环境、条件、背景上没有问题。做这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地方，没有道场你就挂不起牌子。还有一个，你需要有人，把陕西的第一流的学者三至七名请来。

（史飞翔插话：这些我们现在基本做到了。张岂之先生、研究易学的费秉勋先生等我们都请到了。我请费秉勋先生做我们的名誉院长。他为我们题写了院名。北京方面有您、钱逊老师、张立文老师等。）

应该做扎扎实实的书院，这个理念很重要。比如说岳麓书院，它就搞了一个活动“向国学致敬”。我觉得，不必这么张扬。在我看来，岳麓书

院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它名头大。从学者队伍来讲，你凝聚几个真正的学者，做几件扎实的事情很重要。

还有，你这个书院还得有讲学的场所，讲学的听众。你要是建在山里边，交通也不便，听者可能就会减少。山里边自有山里边的好处，风景特别，地价便宜。你要建一个四合院的话，从实际来讲，四合院装不下什么东西，你这个正厅应该是三层到四层。我的看法，正房盖三层，一层属于功能性，二层是讲堂，三层是你的办公机构和图书室，还可以留出一间讲课教授的休息室。侧房可以建两层，门房是一层，这样很好。二层的楼上可以是研究室，教授的工作室。西配房可以是会客室，客人来了住的。门房可以是功能性门房。这里边的设施也不必中式味儿太浓，也可以现代化。藏书室不一定全在三层，一层也可以有藏书室或者阅读室，一层另一边还可以有一个茶室或者咖啡厅之类的，客人也可以在这交流，或者叫交流厅。二层讲堂还得起个名字，你像过去广东的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办起来的。

还有，书院无所谓古不古，它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都在办。书院跟大学结合是一个好办法，结合得好的话，会有新的资源，但也相当于进入了它的体制，你的自由度会减少。我刚才讲有一个重要之点，你既然有地，要建就把它建好。建好了就是个长远之计。但也不要弄得跟庙一样，里边可以现代化，这个顶啊，像梁思成设计的那个中式的顶，有个檐、瓦，这样的三层是非常好看的。台湾“两厅院”就是这样，音乐厅、歌舞厅就是。它这个檐，磨石灰色的，两边侧房应该跟它这个檐有所区别。门房也这样，类似的设计，很好。

接下来就是学员的问题，很多书院它没有学员。我看飞翔是专心要来做这个事情的。

（史飞翔插话：是的，我们是打算把这个当作我们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

有志者事竟成。思路要清晰，做一步是一步，不要贪大，还要做得出色。如果房子够的话，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菜，一些餐饮，在西安想吃，只有这里有。还要聘请两个了不起的老中医在这，某一种病他这里给你卖一种药，能够开药也行，这个对你就很厉害了。像霍韬晦他开始靠医学赚钱

了，后来是这个讲堂，像佛学、儒学。香港有一些信徒，他们在这里听一些经，这个经藏的讲论，有人愿意听，甚至有一些家庭妇女都到他那里学。你要成立一个佛学的讲堂，例如周几是佛学讲堂，一个礼拜几次，儒学的讲堂一个礼拜几次，道家或者老庄的讲堂，一个礼拜也有一次，这个想法也很好。一点一点做起。祝你们成功！

（刘梦溪先生系当代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关学概论	(1)
第一节 关学的概念	(1)
第二节 关学的时限问题	(2)
第三节 关学源流	(8)
第四节 关学代表人物及著述	(9)
第五节 关学研究著述提要	(76)
第六节 关学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	(79)
第二章 书院概述	(82)
第一节 书院的定义及历史变迁	(82)
第二节 书院精神与书院传统	(84)
第三节 书院的现代复兴	(88)
第四节 国学热催生下的当代书院	(92)
第五节 书院在当下的困境与出路	(96)
第三章 陕西书院	(101)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陕西书院文化	(101)
第二节 陕西书院的办学传统	(103)
第三节 陕西书院辑要	(105)
第四节 陕西各地区书院	(118)
第五节 陕西当代著名书院	(159)

第四章 关学与陕西书院的互动	(163)
第一节 与关学有关的陕西书院	(163)
第二节 关学名家与陕西著名书院	(168)
第三节 关学与陕西书院的互动关系	(180)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182)
附录	(185)
一、作家办书院：承担文化修复功能	(185)
二、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勇兵——史飞翔和他的太一书院	(187)
三、关学与书院——在太一书院关学研习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191)
四、太一书院成立一周年座谈会成功举行	(197)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01)

第一章 关学概论

第一节 关学的概念

“关学”这一概念最早是南宋学者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学者称东莱先生）提出的。南宋的朱熹和明初的宋濂等人都认为，“关学”是北宋时期与“濂学”“洛学”并立的一个学派。例如：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其中，关学是作为理学的重要一支来做介绍的。不仅如此，朱熹还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明朝后期，冯从吾著《关学编》，提出关学即关中理学的概念。此后，学者们都沿用了这一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关学”是一个动态的，伴随着历史发展不断生发，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因而不同人对“关学”的理解也就不同。

武占江、孟昭信在《关学与实学》一文中写道：“顾名思义，‘关学’这个名称就是指宋代张载的学术思想而产生的。从字面上看，关学最外显、最表面的意思就是‘关中之学’，张载学术之所以名为关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关中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以后的关中学术均可称为关学。在儒家话语占优势的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关学一般情况下专指儒学，张载之后理学逐渐占统治地位，这样关学的含义就是‘关中理学’。”

该文认为，“关学包括从宋代直到清末的关中独具特色的传统学术，当然主要是指儒学。鉴于古代学者多有‘濂、洛、关、闽’合称的这一现

象,我们可将张载之学称为狭义的关学,整个关中儒学称为广义的关学”。^①

陈俊民教授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的总论《关学思想源流论》一文中写道:“关学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今陕西关中的理学(即道学或新儒学)。”^②张载二十八代裔孙张世敏在《张载与关学的发展》一文中写道:“所谓‘关学’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广义是指关中的学术文化总称,即秦文化;狭义的关学是指北宋张载所创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结束,历经800年的宋、元、明、清的理学。”^③

方光华等人在《关学及其著述》一书中写道:“‘关学’就其纯字面意义而言指关中学术,但这一名词自出现以后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并非最宽泛意义上的关中学术。它最初专指张载的学术,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分别吸取佛教、道教的理论营生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诠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形态,张载因其家居关中,故以关学命其学说。当时,佛学、道学在关中亦广泛流布,但‘关学’一词出现之初即不包括这两类学术,而专指张载之学,也就是儒学,准确地说是理学。”^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学,字面解释是关中固有之学问。但实际上,关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它特定的含义,即专指张载之学。

按照目前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关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关学泛指整个关中地区的学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关中学派。狭义的关学是指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的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笔者以为,这两种解释都有失偏颇。前者失之宽泛,后者又过于狭隘。基于此,笔者认为,关学是指北宋哲学家、理学家张载创立,由其弟子继承和弘扬,历经宋、元、明、清延续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关中理学学派。

第二节 关学的时限问题

以往学术界认为,关学作为一种地域性学术流派,从张载到刘古愚

① 葛荣晋,赵馥洁,赵吉惠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② 陈俊民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4月第1版。

③ 张世敏,赵军良著.关学宗师张横渠.眉县文化广播电视局,1999年11月第1版。

④ 方兴华等著.关学及其著述.西安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版。

(也有一说是到牛兆濂)，历时八百余年。但是，笔者这里更倾向于将关学的时限“往前伸一点”，“往下拉一点”。传统观点认为，关学是从张载到刘古愚，这样一直传下来，大约有二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大师。关学虽然是在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的，但显然存在一个“前关学时代”。因为，任何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产生的背景、学问的积累等，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关学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也不例外。

关中文化源远流长。西周文采、秦汉雄风、隋唐气象、宋明义理——这些都为关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关中自古多豪杰。”早在张载之前，很多学术大家，比如：西周的周公，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经学大师马融、傅玄、赵岐等，都为关学的形成做出了历史和学术的积淀。

张载之前，关中地区的儒学代表人物主要有以下几位。

一、儒学先驱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因采邑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德才兼备，功勋卓著。他一生为西周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辅佐武王、摄政成王、东征平叛、分封诸侯、营建洛邑、制礼作乐，使得西周王朝天下大治，万民归心。其一生功绩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是孔子最推崇的古圣之一。孔子曾不止一次地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对西周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影响深远。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而立国的一切礼乐制度、人伦道德，乃至建筑制度等，皆肇始于西周。1904年，夏曾佑在其《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中指出：“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不仅如此，夏曾佑还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最初，历代文庙都以周公为主祀、孔子等先贤为陪祀。唐开元时，唐玄宗李隆基因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

以孔子为主祀。

二、挚恂

挚恂，字季直，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东汉儒者，生卒年不详。博学多才，娴于文辞，研究五经，精通《礼》《易》，善写文章，词论清美。东汉顺帝永和年间（136—141），公卿们举荐挚恂，公车征召，挚恂推辞不应；大将军窦武举荐挚恂为贤良，挚恂也不受。挚恂后隐居终南山，以儒术教授乡里，不愿做官，清名显于世上。

三、马融

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为人美辞貌有俊才。从名儒挚恂学，深受器重，以女妻之。初应邓骘召，拜郎中，校对书东观。时邓太后临朝，以讽谏遭禁锢。太后卒还郎署，历武都南郡太守，复为议郎，重在东观著述，后以病去。《后汉书·卷六十上》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马融达生任性，不太注重儒者节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风气。其门人常有千人之多，仅常随弟子就多达400余人，升堂入室者有50余人，其中郑玄、卢植是佼佼者。马融博通今古文经籍，世称“通儒”。

四、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郑公（后店）人。郑玄少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16岁时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讖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这一年，郑玄33岁。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

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后郑玄果然不负众望，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终成一代儒学大师。

五、侯可

侯可（1008—1079），字无可，祖籍山西太原孟县，后寓居陕西华阴。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侯可先生的生平记载，多出自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申颜侯可先生合传》和程颢写的《华阴侯先生墓志铭》。根据以上资料，侯可的一生可大致勾勒如下：

侯可先生在青年时期，有其先祖的遗风，以气节为重。后来才致力于学问之道，而且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究，为其学问博大奠定了根基。而且，先生有从军经历，青年时期受北宋与西夏战事的影响，被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名将韩琦邀请参与西北戍边，对稳定西北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外甥程颐在《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中盛赞舅舅的治世之才时说：“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侯可因公受爵后，先后担任过巴州化成县知县、泾阳知县和耀州华原主簿。在土薄民贫的巴州为农民减免“丝帛之赋”，以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率众驱逐虎豹威胁，为商旅开通道路，发展一方经济；在泾阳，开凿小郑泉，修复郑白渠，以广灌溉；在华原，对于“以利诱贫农”而大量兼并土地不法的富人，收其“田卷”，发还失地农民，使“复安其生”；对于“贪狡凶暴”的豪强，则镇压以平民愤。

侯可先生一生交友重义气，先生一生视申颜为自己的知己，两人不仅在学问上是同道之人，而且意气相投，可谓是千古知音。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这样记载申颜先生：“有申颜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礼不履，关中之人无老幼，见之，坐者必起。与先生为莫逆。”可见申颜先生是重礼节之人，和侯可是生死莫逆之交。然而当时申颜先生一直贫困潦倒，侯可先生经常接济申颜，史载其“尝与易衣互出，谋食以养两家，有无均之”，所以申颜先生说：“吾不可一日失侯无可”，两人情同手足。韩琦当年向朝廷举荐侯可时说：“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当年，申颜先生病重，侯可为申颜千里求医，结果申颜没有等到侯可回来便去世了，去世时两只眼睛迟迟不能瞑目，人们都说，他是在等他的老友侯可回来，侯可回来以后为其收殓抚其瞑目。申颜没有儿子，侯可将他安葬。学案上说：“申颜先生尝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无子，先生倾所有，不足，卖衣以益之，卒成其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